

神合

——通向UFO之路

梁晓鹏 ● 编著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说在前面的话

提起不明飞行物(或者说飞碟)和外星人,人们会有三种不同的反应:一种人认为这纯属虚构,把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说成有精神病,把报道这种经历的人视为神经病;一种人只要听到或看到这种报道,就会如获至宝,逢人便说,遇人就讲,好像他亲眼所见一般;还有一种人,半信半疑,看见这样的故事就顺势遐想一番,看不见的时候也不去想它。这第一种人比较少,他们的头脑中可能没有宇宙这个概念,或者即使有,也认为宇宙中只有个地球、月亮和太阳,而别的什么也不会有;第二种人也不多,他们很容易相信别人,只要是别人说的或写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相信;这第三种人数字比较大,他们有些可能比较理智,私下在探索着、分析着、思考着,有些心中比较焦渴,但是又有点提心吊胆,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有幸目睹这种场面,有些则漠不关心,有则有之,无则无之,管我什么事。

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发现那里没有生命存在,这一点只要有点文化的人可能都知道。人类正在想方设法登上其他星球,比如说火星、土星或者离我们地球更远的星球。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可能存在着无数个像我们这样的太阳系,因此也可能存在着无数个像我们这样的地球,也因此存在着无数种生命体,包括智类。如

果有这样的智类，设想当我们的宇宙飞船在他们上空出现而且被他们发现，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说这根本不存在吗？他们能知道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

在古代，人们都认为自己所生活的地方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一切都围绕着自己，就连太阳和月亮也不例外。这种封闭式的观念被科学的发展碾得粉碎，人们这才看到天外有天，才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科学的发展是飞速的、无止境的，也许过不了多久，人类会证实其他太阳系的存在，证实其他地球的存在，也证实其他生命的存在，这些生命或许比我们地球人类更强劲、更富有智慧。

我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也受过现代科学的教育，不信牛鬼蛇神，也不信异端邪说，对于不明飞行物的态度，我属于上述的第三种人。有时候我会对这样的现象思索分析，当然没有什么结果；有时候我也希望能够看见这样的奇观，因此夜间散步时竟然会东张西望；有时候我也不去想它，也没有时间去想它。

但是有一件事情在我看到这本书之后一直在我的脑际萦绕。那是1973年秋天，当时我在初中上学。有一天晚上学校操场上放电影，什么影片已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在中间换片的时候，我偶然向星空张望，发现在满天星斗之外，还有一个螺旋形的发光体，缓慢地旋转着向西移动。它的高度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飞机的飞行高度，给我印象有两米长的直径，和月光的色调一样，没有声音。我看了好久，一直到看不见为止。后来再没有想过这件事，因为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虽然已经是中学生，但仍然很傻，在那个年代除了课本上学到的那点知识之外，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当时听大人说，天上飞过来的东西除了飞机之外，全是美蒋特务在散发传单。当时我以为是飞机夜间飞行的灯，后来乘飞机时才知道飞机的灯光不是那个样子。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才听说什么飞碟

啊、外星人啊,但是丝毫没有联想起那次经历。1995年一个偶然的
机会我看到《神合——通向 UFO 之路》这本书,周末翻了翻,竟然
一看起来就再没有能放得下,一口气读完,过了两天,又接着看了
两遍。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第一,这本书里提到许多奇异的经
历,其中就有作者看到过的发光的螺旋体,所不同的是他看到的是
双螺旋,而我所看到的是单螺旋。这么说来,我所看到的東西也可
以看成是不明飞行物一类了。第二,作者在这本书里提到很多事
件,但并没有断定他所看到的不明飞行物从何处来,也没有断定他
所看到的那些“外星人”就是从别的星球上来的“人”。作者大多数
情况下用的是“客人”或“域外来客”这样的字眼,译者之所以用“外
星人”这个名称是因为“客人”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域外来客”过
长,读起来也不顺口。第三,作者从哲学、心理学、医学、精神病学、
生物学、地质学、物理学等各个方面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客观的考
察,提出很多假设:这些客人也许来自别的星球,也许来自地球本
身,也许来自时空的另一维,也许来自我们的内心世界,也许来自
久远的过去,也许来自遥远的……这种客观思辨是给人印象最深
刻的。至于书中涉及的催眠术,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作者所说
的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是真实存在,还是子虚乌有,只好留待科学
家去证实,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和理解。

译 者

1996年8月

目 录

引子	(1)
最初的印象	(4)
心灵深处	(33)
明察	(68)
往事	(86)
表层记忆	(116)
深层记忆	(124)
心象	(133)
家人	(144)
催眠	(147)
儿子	(180)
揭秘	(186)
古老的未来	(198)
默契	(210)
三合一	(235)
后记	(245)

引 子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人他遭到了突然袭击,对手来自何处还无人知晓。他想单枪匹马来对付。真的,一点也不假。

这个人就是我。我与非人类智能动物的遭遇很可能是什么经过精心安排过的,可是他们是谁?他们在什么地方?到底有没有飞碟?人类这个星球上是否存在着精灵或魔鬼?或许是外星人?

最初,我以为我的神经出了毛病。我请教了3位心理学家,也咨询了3位心理分析专家,他们对我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测验和神经检查,发现各方面都正常。我也找到了一位有三十多年经验的测谎专家,他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我对所谓飞碟和外星人这一类事情向来不感兴趣,我认为这显然是错觉或幻觉,是虚假的东西,是经不起推敲的。可是现在我该如何解释呢?他们毫不犹豫、大踏步地跨入了我这样一个冷淡的持怀疑态度者的生活。后来,我发现许许多多类似经历的人,他们的神志都很健全,他们并非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分布在美国的各个地区、各个层次。在他们中间,有一位科学家、一位警察和一位联邦官员都曾有过这样的遭遇。

在我和其他有亲身经历的人身上还有不容忽视的后效应。这么说来或者真有外星人,或者人类心理在创造一种不可思议的近乎于自然物的东西。无论如何,现在的科学还无法解释清楚。

我了解遇到他们是什么情况或者是怎样一种感觉。我知道他们说话的声音、他们的相貌和他们的气味;我也知道他们如何行

动、如何出现；甚至他们为什么到这儿来，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些什么，我也知道一点。

人类与非人智类的遭遇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可以上溯到几千年前。但是前所未有的，到了20世纪后期，这种事情的数量急剧增多起来。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非常可怕的，似乎是完全真实的。我记得非常清楚，绝对不会有问题，在求助于催眠术之前，事情经过的大部分我都能想得起来。

人们对于那些受到外星人进攻的不幸者总是极尽嘲讽。有人诬赖他们的回忆是催眠术起的副作用，这是不对的，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很多，之所以借助于催眠术是因为他们想回忆起更多的细节。

嘲弄这些受害者和嘲弄被奸淫的人是同样卑鄙的。我们还不知道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是什么；然而，无论如何，从这些人的反应来看，这种事情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创伤。一些爱高声喊叫专门揭短的人，他们内心不可告人的恐惧显然使自己丧失了理智，在他们的怂恿之下，这些受害者得到的是社会的冷遇；而对于飞碟以及可能之中的外星人之谜的认真探索，许多持谨慎态度的科学家则表示关注，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将科学引入歧途。

从行为科学的角度讲，这至少已经不再是一个虚幻的未知数了。确实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知识阶层的人不应该再回避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勇敢地公开面对这个未知数。当我们正视这个问题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未知数发生了变化。当你眨眨心灵的眼睛再去看它时，你是向真正的理解迈出了一步。

这是我的经验，其他人也有同感，而且有些人正在体验着。因此，有效地支持他们、帮助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不应该再挖苦他们。我也感到羞愧难当，因为我过去也这样做过，至少心里这样想过，

对于“不明飞行物”，我也曾经站在怀疑者一边。

站在办公室窗前，我向夜晚的天空张望：曼哈顿的灯光直射云端，而那苍穹的顶端却是漆黑一片，就是这片黑暗吸引着我。我感到的不但有恐惧和不安，坦率地说，也有好奇，我想知道那里发生着什么事情。我凝望着天空时，黑暗加深了。

见过外星人的人都说那是一些凶猛的小矮人，他们的眼睛似乎能看到人类的内心深处。这些眼睛在寻找着什么，他们甚至想得到一些东西。

无论他们在寻找什么、想得到什么，绝对不只是简单的信息，其目的似乎并非想得到我们所期待的公开交流，远不止如此。我觉得他们似乎在寻求灵魂的更深处：他们在寻求与我们沟通。

最初的印象

我们家在纽约北部一个幽静的角落有一幢木屋，事情主要都是在这里发生的。我首先说说发生在1985年12月26日的事情，然后再谈由此而联想起的发生在当年10月4日的事。起先，我只记得10月4日那天曾有一种奇怪的干扰。有人问起我过去是否有过其他不同寻常的经历。有，10月4日晚是其中之一，但这得问问当晚住在一起的人才能说得上来。

现在我就说说12月26日。当我独自一人时，总是从这儿想起。我们的木屋很僻静，有一条私人修的肮脏的小路可以通向这块地方零零散散的几家木屋。顺着这条小路再往出走是车辆稀少的乡间公路，它通往一个在很多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古老城镇。我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因为我在这里办公。在纽约市我们还有一套公寓。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清静。我们很少外出，除了葡萄酒我们一般不喝其他饮料，更没有吸过毒。1977年~1983年我一直在写富于刺激性的幻想作品，但是近几年来我把精力集中于和平与环境这些比较严肃的现实问题上。因此，我到了这个年岁已经不再写恐怖小说了，而且再也没有被它们诱惑过。

1985年12月下旬我们在这里愉快地度过了圣诞节。圣诞节前夕开始下雪，一直持续到节后两天。我儿子站在雪地里伸出小手，惊奇地发现落在他手套上的雪片竟然完全是晶体，他很兴奋。

12月26日早上我们驾着他的新雪橇出去,玩得很开心。下午,我们去乡下滑雪。晚饭我们吃的是圣诞节剩下的鹅、蔓越桔酱和冷红薯,喝的是含泽矿泉水加新鲜的莱姆果汁。儿子上床睡觉以后,我和安娜静静地坐在一起听音乐、看书。

大约8点半的时候我打开了警报器,它监控着所有的门和窗。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自去年秋天养成了这种不同寻常的习惯:每天晚上睡觉前我总是要打开警报器,然后悄悄在木屋到处转转,凡是能藏人的地方都瞧瞧,比如说小橱内,甚至客房的床底下也看看。就这样,那天晚上我们10点上了床,到了11点,我们俩都已入睡。

26日晚是阴天,天气很冷,地上有十几厘米厚的雪,而且还在纷纷扬扬地飘着。

我记得没有做梦,也没有任何不安。据说当时有人在附近地区看见一个很大的东西,可就是不认识是什么,这个报道要过一个星期才能登出来,后来我在看到这个报道时,没有把它同我的经历联系到一起。为什么非要把它扯到一起呢?这篇报道把人们看到的東西说成是在开玩笑,只有后来我自己研究这件事时才发现这篇报道多么的不精确。

我从来没有见过飞碟,我以为科学早已把它解释清楚,所以一两个月以后我才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和可能的外星人联系到一起。

12月27日凌晨——确切时间我说不上来——我突然醒来,因为我听见楼下的起居室内有奇怪的呼呼声。那不是偶然发生的咯吱声,也不是房屋的下陷声,好像是很多人在屋里迅速地走着。我仔细去听,但就是听不出个名堂,我坐了起来,既害怕又好奇;因为害怕,又有点紧张。夜死一般的寂静,一丝风也没有。我的

目光首先投向了床边的警报器；运行很正常。窗子都是关着的，门也没有开，也没有人进来，至少从警报器的那一排闪亮的灯光看不会有人进来。

我的行为似乎有点古怪，我靠在床头没有起来。不知怎么回事，我听见奇怪声音，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这样的不正常反应。如果一件事情很奇怪，那么对它的反应就和人们想像的大不相同。如果不足为奇，好像某种直觉会自动将它排除掉。

突然，我注意到通向我们卧室的双扇门渐渐关闭。因为门向内开，所以向外关时，它的缝隙就小，因此门后有什么东西一点儿也看不见。我很清醒，再也没睡着，也不是处于半睡半醒的朦胧状态。那一当儿，我非常清醒，而且非常镇定。我完全可以起来看书、听收音机或出去在雪地里散步。

我当时想像不到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感到非常不安。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再也靠不安稳了。我坐了起来，心里想到一个问题：门怎么会动呢？

正在这时，顺着门边露出一个小巧的人影。他是那么的清晰，又非常令人吃惊，但是又觉得根本不可能，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只是直瞪着眼睛坐在那里，呆若木鸡。

好久以后我才知道另外一个人初次遇见这个小矮人时的情景和我的一样。这里我想描述一下这个影子的模样，先说说体貌特征。当时屋里较暗，但并不是什么也看不见，因为警报器上的灯光还亮着，而且屋外的地上有雪，这也可以增加一些光亮。如果有人往屋里瞧的话，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他的面孔。

这个影子太小，不会是人，除非是个小孩。根据他在门口的位置，我估摸着大概不到1米高，整体看来比我儿子要小，而且轻。

也许我只能看到影子的 1/3,这一部分他探出门缝是为了看我。他戴着一顶光滑的圆帽,帽沿尖利难看,向外突出 7 厘米左右,这下面是一片模糊区。我看见他的眼睛是两个黑洞,嘴巴是一条竖线,后来又变成一个圆圈。

从肩膀到身体中部是一块方板,上面刻着同心圆。这块板从下颏延伸到腰部,当时我以为是护胸甲,或者甚至是护身衣。下面是一块同样的矩形板,从腰下到膝上。他靠在门上,腿藏在门后。

我很害怕。这个东西这么奇怪,我以为我是在做梦,也许因为是梦,我才躺在被窝里没动,或者我的心理已经受到什么控制。

不管怎么说,我坐在那儿胆战心惊,束手无策。我心里在这样为自己开脱:尽管我没有睡着,这可能是朦胧状态下的一种幻觉。这种现象在人们游荡于半睡半醒状态时时有发生。我觉得有微小的干扰弄醒了我,我在经历着这种幻觉,根本没留意到我当时感到完全清醒。

由于地处僻静,我不仅给房子安装了防盗警报,而且还准备了枪,放在离床不远的地方。是不是因为我有防备,门后的那个东西才戴上了盾牌,如果那是盾牌的话?后来我一直纳闷是不是我的屋子提前被侦察过,结果发现有武器?

7 月份有一件事这里倒是应该提一提。当时的一个晚上到 11 点半,我正在看书的时候,清清楚楚地听见脚步声——正常人的脚步声——偷偷地窜过前面的门廊到我刚安装了动态感应灯的地方去。奇怪的是这些脚步声来自游泳池一带往小路去的方向,如果是小偷,就应该从相反的方向走来。当时我想,如果灯一亮我就要持枪下楼去看看。

我刚在这样想的时候,灯就亮了。我冲下楼,但是连个人影儿也没见着。灯仍然亮着,因为它连在一个 15 秒的计时器上。我感到

很吃惊。我从屋里赶到门廊充其量就是 10 秒钟,这么短的时间,任何人也无法在屋子和小路之间找个地方藏身。

我手里拿着枪,仔细地检查,什么也没发现。我敢肯定,不论谁想跑掉我都可以看见。当时我甚至有这样的念头:是不是跳到了屋顶上?可是,那上面也没有。

感应灯原来完好无损,但自那之后就坏了。9 月份我取出了灯泡,后来到了秋天我干脆把它换了。

还有一点我知道:这个影子是冲进我屋子的。我只记得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是一片漆黑。我记不清自己当时睡着了还是醒着,我只记得心里很烦。随后我意识到自己在动:光着身子,四肢伸展,好像凝固了的腾空跳跃动作。我离开了屋子,但是一点感觉也没有,没有感到有人动我,也没有觉得是冷是暖。我觉得我是一个有形有体的我,但是没有任何感觉,似乎我已全身瘫痪,想动可是一点儿也动不了。

显然我已经全身瘫痪,所以恐怕不能说我飘在空中,身底下好像是魔床或者飞毯。我肯定是被人抬着走的。不管怎么说,我处于一种极端的恐惧之中。是在做梦还是一种幻觉,任何念头都荡然无存。一定是出了什么可怕的问题,因为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想也不会想,喊也喊不出声,甚至连动也不能动一下。

我一定是又昏厥了,因为我再也不记得有人抬我。等到再醒过来,我发现自己坐在一片树林中的凹陷处。周围漆黑一片,我冷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我记得当我看到灰色的地面上没有雪时感到很吃惊。

我坐在那儿,半屈膝,手搁在大腿上。虽然细节记不清楚,但我可能是在什么上面靠着。我仍然没有感觉,从我的眼角可以看到我的左面有一个小矮人,他身上穿着灰褐色的衣服,屈膝抱腿坐在地

上,眼睛是两个黑洞,嘴也是一个圆孔,好像是戴了顶面具。

我觉得自己在严格地控制之下,除了眼睛之外,浑身都动不了。尽管如此,我并没有被五花大绑。

在我的右侧又是一个小矮人。这一位除了动作时一闪一闪之外,其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好像在忙什么,似乎与我的头部右侧有关。他穿着深蓝色工作服,动作特别快。

这个凹陷处看起来直径有一米多,但是我的眼睛不能发挥正常作用,因为我没戴眼镜(我轻度近视)。对周围其他人,我的印象很模糊,但是我左边的那一位我记得很清楚。不知怎么的,我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女人,所以我将以“她”来称呼。

她和其他小矮人一样大小,看上去有点厌倦或者冷漠的样子。我还感觉到她在向我解释着什么,但我记不清楚是什么。

然后,我看到树枝掠过我的脸面,其次是树梢嗖地一掠而过。我向下一看,底下是一片森林,它在缓慢地向右旋转,简直没法解释我到底怎么会凌空而上,我只是看到了这些并把它记了下来。后来,一块灰色的地板像光栅闭合似地从我脚下合拢,挡住了我的视线。

后来,我记得坐在一间圆形屋子里,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给我的印象是我实际上被置于摇篮中,似乎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来得这样突然,极不寻常,使人无法镇定下来。由于对自己的注意力还有一点自控能力,这反而使我感到极端恐惧,好像我的个性将会云消雾散彻底消失一样。这并不是理论上或心理上的经验,而完全是身体上深深感受到的。

“威特莱”已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处于极端恐惧状态的身体,像令人窒息的厚窗帘卷住了我,使我全身瘫痪,濒临死亡。我觉得自己来到了这个小屋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性。我死了,在我死的那个

地方出现了一只野兽。当然，并不是一切都消失了。留下的是注意力，虽然是一丁点但是很重要，这就是想寻求证实。我尽可能地向外四周观察，并记住一切。

这个圆形的小屋有灰褐色的顶棚，是个生活的场所，但乱得一团糟。在我右边的地上扔着一些衣服。实际上，我甚至感觉到地上很脏。像监狱一样，小屋又小又窄，密不透风。我似乎记得屋子里很闷，空气很干燥，可能是这个原因，恐惧的麻木也就逐渐消失了。

我周围有很多小矮人在迅速地移动着。他们的速度令人不安，别扭得出奇。我觉得我被抬走，我也想起了家里人。一种落入陷阱的感觉使我非常难受，这种感觉实在可怕，而且时而又伴随着在这些奇怪生物手中无能为力的感觉。

尽管我极端恐惧，但是我仍然意识到我的周围。我知道我坐在一条长凳上，背靠着墙。周围是灰褐色，凳子与墙壁颜色一致，但是有深褐色的边。我清清楚楚记得这些柔化的色彩，大概屋子里亮着灯，但光源在什么地方不清楚。

不知是什么东西，它显得很漂亮，我想是与顶棚上的棱镜有关，但我已经不大记得了。也许顶上有一面棱镜可以作观察用。

我在这间屋子里停留了多久无从知道。似乎只有几分钟，或几秒钟，当然也可能更长一些，因为我来得及看看周围并记住了一些细节。先前我是动也动不了的，可是现在我可以动眼睛，甚至可以转动头。

由于当时很害怕，所以我记得不大清楚，有很多都是空白。我意识到发生的不止这些，还有更多的细节，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这可能是恐惧所致的记忆缺失，或者由于吸毒，或者接受催眠，或者三者合而为一所致。有一种叫豚鱼毒素的药物可以使人进入这种状态，小剂量服用会引起局部麻醉，大剂量会产生“离开肉体”的

感觉,有时受过外星人绑架的人报告也有这种感觉。过量服用则会导致死亡。

这种稀有的药物就是海地人蟒蛇崇拜的核心,他们认为蛇毒可以活血,它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几乎无人知道。日本人从河豚体内发现的河豚毒素同样臭名昭彰,因为它既是致命的毒品,也是人们所崇拜的春药。

我周围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陌生。我也非常吃惊,似乎我已经消失,我指的是身心两方面都失去了控制能力,不但身体麻木(当然不像一开始那样全身瘫痪,软成一堆稀泥),心里也稀里糊涂,理不清是什么感情,也不能立刻做出反应,什么也想不起来。似乎我只有原始的生物反应了。似乎我的前脑已被分开,剩下的只是一个原始生物,实际上就成了人类所演化来的远古猿人。

然而,我并不在这个猿人中,我在我的前脑里,同其他部分隔离开来。我的心变成了监狱。

我的右边有一个生命,左边也有一个。在我的视野内有很多东西又开始匆匆忙忙地动了起来,等到我再知道的时候,有人正在给我看一个小灰盒,盒盖可以滑动,盒子的一端有弧形的边,所以开起盒盖很容易。持盒的人体瘦,但优雅大方,面部不大清楚。这还是那个女人吗?我也不知道,我记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眼前影响我的注意力。我记得如果看屋子周围,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只要想注意力集中看某一样东西,就变得模糊不清。真有趣,不知道这是一种感应,还是因为我所看到的東西可怕才这样。

紧接着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矮胖子,蜷伏着,好像隐藏着什么东西一样。有人递给他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一根耀眼的头发般粗细的针。

我意识到,有人告诉我,他们想把针扎进我的大脑里。

如果以前我害怕过的话,那现在我简直怕得要死。我和他们争了起来。我记得说过“这个地方太脏了”,后来又说“你们会毁了一个美好的灵魂”。我可以想像等到早上我的家人起来会发现我成为一个植物人。想到这里,我简直伤心极了。我记得没有尖叫,可是显然我是这样做了,因为后来的情况记得很清楚。

他们中间有一位,我想是早先认识的那个女人。她说,“我们怎样才能使你不尖叫呢?”这个声音很奇特,绝对是说出来的,也就是说是我听得到的,而不是感觉到的。声音里稍微有点电子味,语调平平,令人吃惊的是带着美国中西部口音。

我的回答是自己也没想到的。我说,“让我闻闻你身上的味儿。”我很难为情,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要求,所以觉得很不自在,但是后来我发现还真起了作用。

右边的那一位说,“噢,好吧,你可以闻。”还是那种声音,讲得很快,手伸到我眼前,另一只手兜着我的头。味儿很明显,正好是我想得到的,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最能令人信服的一点,因为这种气味跟真的完全没有两样。在我看来不像是梦中的经历,也不像是幻觉,我记得是一种真实的气味。

这种气味有一点纸箱味,好像他工作服的袖子是纸一类东西做的。手上有轻微的但明显的有机酸味,这不是人身上的气味,但是毫无疑问是某种生物身上的味儿。还有一种说不来的气味,好像肉桂一样。

后来我听见“砰”一声响,“哧”一闪亮,我意识到他们在我头上的手术已做完。我想哭,我记得有人把我抱了起来。

一直到这会儿我才有些感觉,肌肉也感觉到有点劲儿,脚下可以摸索着向前走。然后,有人把我抬了起来,突然我好像到了另一间屋子,或者是我看到周围的环境跟先前不一样,似乎是一间小手